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書評：張崑將《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A book Review: Chang, Kun-Chiang's " To Sever the Spring Breeze in a Lightning Flash"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Bushido

doi:10.6752/JCS.201710_(24).0012

文化研究, (24), 201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017

作者/Author：廖欽彬(Liao Chin Ping)

頁數/Page：215-22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7/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書評：張崑將《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A book Review: Chang, Kun-Chiang's "To Sever the Spring Breeze in a Lightning Flas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Bushido

廖欽彬*

Liao Chin Ping

一、特色與價值

《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2016)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張崑將（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的第五部專書。如其「自序」所言，此書為博士論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2004)、《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2011)的後續。就如第一本專著題目中的忠與孝所示，在第二本書探究陽明學的孝倫理之後，接著而來的便是這本以忠為基礎的武士道研究之新書。從這個撰寫的順序可窺知，這本書並非他一時興起的時髦書，而是其學術研究脈絡下的自然產物。

張教授在「自序」中藉由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一個反對戰爭與贊頌戰爭的矛盾文化現象，即廣島的和平紀念公園和東京的靖國神社。這顯示出作者先行理解的日本文化的背反現象，讓人印象深刻，亦是在說明自己何以要透過闡明武士道來理解日本社會或日本歷史的出發點。此外，作者以一個非日本人的立場，亦即以東亞這個跨文化的視野來對武士道進行一種概念史的研究（由德國歷史哲學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所提出）。¹這說明了武士道並非只是日本人在一國之內談論、研究或歌功頌德的

* 廖欽彬，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liaoqinb@mail.sysu.edu.cn

1 固然張教授撰寫此書並非採取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立場，但筆者認為透過該方法

對象，而是一個跨文化的產物。《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這本書的特點便在於此。

現代的文化、思想研究在二戰結束後，經由存在主義、解構主義與後現代或後殖民的思想潮流後，因研究視角的多元性雖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在那之後又該以何種姿態被揭示出來，無不是現今文化、思想研究者撫心思索的課題。激進一點的文化、思想研究者甚至會陷入一種虛無主義的情境裡。張教授在《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這本書中，並沒有和這一類的文化、思想研究者為伍，始終秉持學術的嚴謹態度，在多方、廣泛地收集歷史材料和研究文獻後，對這些材料一一進行綿密的解讀與詮釋工作，將自己所設定的日本近世到當代的武士道之原型與分流進行系統性的整理，不僅能讓不知如何看待武士道的初學者能有跡可尋，亦能為文化研究者或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一條可供參考的學術軸心。

關於此書的文章排列及結構，若參考該目錄和誌謝的部分，可發現第一章「作為分流與滲透詮釋概念的武士道」為整本書的面貌提出一個提綱挈領的說明。第二、三、四、五章屬於武士道主要的多元發展圖像，第六、七章則屬於武士道次要的多元發展圖像。在作者的主張下，前四章的武士形象、劍術、心術或修養等，必須經由禪學、儒學、神道教、基督教這四個重要的思想或信仰領域，才得以昇華成武士道，並帶有其真正的武士道倫理。而後兩章則只是武士道倫理的應用與延伸，不算是主要的武士道倫理。關於這些個別文章的內容，筆者想將它們轉讓給讀者去細細閱讀與品嚐，因此不再一一詳述與整理。以下將對張教授的思想史立場或歷史哲學的方法進行一些思考，並和源自德國概念史研究的立場進行一些關聯性的考察。

二、掌握武士道概念的方法

按作者的說明，武士道在源流上原本就沒有所謂純粹性，這同時也顯示出作者對日本文化雜種性的先行理解。這裡有他對丸山眞男(1914-1996)日本

的運用，可看到武士道概念在張教授的研究中所占有的位置。此做法亦可為讀者提供其他看待武士道概念的視角，但絕不是一種強制性的導引。

文化論（古層說）的批判式補充與延展，在此不加贅述。²然而只要在其原型與分流，甚至是分流（相嵌）到合流（融攝）這種梳理武士道發展脈絡的構想下，就不得不提出一個「武士道的原型從何而來？」的假設性問題。對於此問題的回答，作者則明確地說道：「武士道可以有其『原型』，但這種『原型』是長期依託在日本封建武家階級制度下所薰陶出來的『原型』，並無所謂『純粹性』或『單一』的武士道」（張崑將 2016：17-18）。

這意味著「武士道為何？」的說明若沒有一個開端的話，在那之下或之後的「多元發展」以及明治以降的國家、政治權力下的「一元收攝」是如何發生的問題，就無法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當然作者對武士道發展到當代的脈絡之觀察，從其行文可看出是一種「多元（自武家政權到江戶幕府末期）=>一元（明治、大正、昭和的戰前期）=>多元（昭和戰後期）=>一元（平成的小泉、安倍期）」的循環發展脈絡。作者在第八章「結論」中又回到武士道開端的討論，並提出其誕生既是「自然產生」也是「人為製造」的說法，藉以強調武士道既是被我們「發現」的、也是我們「發明」（創造）的東西。在筆者看來，這裡揭示了作者對於武士道概念的研究，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功能與效用。也就是說，對過去武士道這個概念的探討，必不乏作者自身的文化處境（臺灣多元文化思維）的介入以及對武士道概念的未來發展注入新的可能性。這種探討的方式無疑是歷史哲學的典型做法。或許這不是張教授的自覺性處理方式，但至少在筆者看來，這裡潛藏著他對歷史（概念的歷史）進行一種哲學思考的可能性。

武士道發展脈絡要如何掌握，作者在第一章給予讀者一個非常明確的參照點，即「主一從」、「主一副」的武士道倫理圖式。以從屬為其本質的武士道，在結合禪學、儒學、神道教、基督教之後成為德川時代「多元相嵌」的武士道倫理。而這種「多元相嵌」的武士道倫理，從德川時代轉移到明治時代後，則變成了「一元融攝」的武士道倫理。兩者差別在於前者的盡忠對

2 「古層說」並非丸山真男的獨創。古層的說法，更早在武內義雄(1886-1966)的《論語之研究》(1939)以及其晚年的《支那學研究法》中提到自己受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思想史方法之影響後，檢討了富永仲基(1715-1746)處理佛教經典的學問方法「加上說」便能窺見(參見武內義雄 1979：46-55)。當然兩者的古層說性質不同，相對於武內的作為考據學方法的古層說，丸山的古層說(原型論、執拗低音)則傾向於應被批判與反省的深層日本文化論(參見丸山真男 1961, 1992)。筆者認為檢討張教授的研究方法和丸山真男的文化論立場之關聯，固然有其意義，但若能導入概念史研究的觀點，更能看出武士道概念之歷史發展的脈動與軌跡。

象多元（有將軍、藩主、家老等無數主人），後者的盡忠對象則統攝在天皇或皇國之中。兩者相同之處便是「從」或「副」對「主」的臣服，此為忠的邏輯思維。

在張教授看來，原本能讓武士形象、劍術、心術或修養等昇華成武士道的禪學、儒學、神道教、基督教，因時代的轉變也從「主」轉變成了「客」，也就是變成皇國武士道的臣屬。原本在德川時代呈現多元面貌的武士道倫理進入現代化後，則轉變成單一、向內、日本或天皇中心主義的武士道倫理。這種對日本歷史的洞察，可說是奠基在他對武士道概念在日本、甚至是在東亞歷史脈絡下的動態性掌握。筆者認為張教授在思想史或歷史哲學上的本領，便是敏銳地察覺思想（或概念）在時代中所代表的各種不同訊息，在這些與歷史同時滲透的現象當中，忠實地呈現出這些訊息的意義。不僅如此，他還將這些在各個時代中的各種不同訊息與意義加以體系化或系統化，讓人能直接在其構想的思想（或概念）框架下，得以一目瞭然地窺探歷史的真相及其脈動。

三、與概念史研究的關聯

然而筆者在上述張崑將教授的思想史或歷史哲學立場中，尚未觀察出他對其自身提出的思想（或概念）框架所進行的批判與反思。也就是說，踩在自身的研究成果上，更進一步對自己的哲學方法（立場）提出懷疑的批判哲學精神，尚未在《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這本書當中出現。

如前所述，概念史研究由德國歷史哲學家科塞雷克所提出，其原意是指歷史語義學（德：Historische Semantik）。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方維規教授的研究，³西方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於考察大思想家的經典文本。這種論述

3 方維規教授曾於廣州中山大學文藝學沙龍（2017年1月6日）以「概念史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為題進行演講。筆者以與談人的身分參與。在與談當中深受方維規教授啟發。本書評中有關概念史研究的起源、發展與展望之認識，皆依據其研究的成果。藉此感謝方維規教授的傾囊相授。方教授的概念史研究之相關內容，可參考如下文章：〈「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2011: 85-116）；〈「觀念史、概念史、關鍵字」專題導言〉（2014: 91-100）；〈概念史八論：一門顯

遭到了晚近學者的非難，他們詬病以往的研究沒有證實那些大思想家的社會性與歷史性，對常用的政治和社會用語缺乏考察。此為概念史研究於1960年代德國歷史、思想界崛起的背景。「概念史在史學研究中的目的是借助概念來理解歷史」這句科塞雷克的經典標語可在《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這本書當中如實地感受到。

科塞雷克借用「鞍型山體」(Bergsattel)意象，即連接兩座山峰之間的低落過渡地帶，提出了西方史學中著名的「鞍型期」概念，指稱過渡時期或時代界線，即西方近代早期與現代之間的界線(1750-1850)。「鞍型期」在根本上已經塑造了我們現今所認識的歐洲亦即西方。在此若回顧張教授梳理的武士道概念的循環發展脈絡「多元(自武家政權到江戶幕府結束)=>一元(明治、大正、昭和的戰前期)=>多元(昭和戰後期)=>一元(平成的小泉、安倍期)」，可發現其「鞍型期」便在於德川時代前夕到德川時代的結束(大範圍設在1600-1900)。也就是說，武士道基本上在德川幕府這個封建體制底下大致形成了禪武、儒武、神武、基武這種「多元相嵌」的面貌。因此張教授才會將這個「多元相嵌」的武士道面貌歸納為主要的武士道。

張崑將教授在其書最終章藉由指出武士道的開端既是發現(自然)也是發明(作為)，來提出蘊含未來可能性的武士道概念。這恰好是科塞雷克詮釋過去經驗的「鞍型期」理論中所說的「催生經驗的概念」。此種概念不是對經驗的回溯和記載，而是借助概念的語義來預設將來。也就是說，一般會認為概念史研究只重視「過去經驗在先、概念在後」，其實則不然，它還包含了「概念在先、未來經驗在後」的面向。這裡有一個概念史研究會提供未來人類該如何活下去、該如何行動的另一個可能性。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在一些偉大、著名的思想家之言論當中看到其端倪。

然而，概念史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研究政治和社會的主導概念。它試圖通過對這些概念之意義變化的分析，讓人領悟過去時代的實際經驗與社會形態及其變化的關係。在科塞雷克看來，主要或基本概念儲存豐富的「政治史」、「社會史」和「經驗史」。這也是概念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格的特點。

從以上概念史研究的概述可知，它雖然沒有忽視具有未來可能性的概念語義之建構，但仍然偏重在過去歷史的還原，而不是對未來歷史的勾勒。

《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這本書的整體內容基本上並不出概念史研究的範圍。

筆者曾在張崑將教授主辦的「東亞視野中武士道之轉型與分流」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1月）發表過〈武士道與近代〉一文⁴。此文並不太重視過去歷史的還原，而是將過去的歷史概念當成思考材料，藉由突顯新渡戶稻造（1862-1933）筆下具普遍道德倫理的（亦即非一國道德倫理的）武士道圖像，來闡明武士道在現今或未來所能給予我們的行動指導作用。筆者強調的地方正是「催生經驗的武士道概念」。這種對新渡戶稻造的解讀，和張教授在第五章〈基督教義與武士道〉中論述的新渡戶稻造理解並沒有不同。張教授所謂作為「養育型」的或被「美化」的武士道，雖然不能擺脫過去武士道的負面要素，但它要強調的是未來人類可以遵循的一個普遍倫理概念。這也是張教授在該章最後一個註（71）中主張新渡戶屬於「國際主義者」（普遍主義者）的理由。

四、結論

在此借用方維規教授的話「概念是代號、是思想的出口」、「概念從來不只是供歷史學家解讀時代變遷的純粹表徵，它還是承載歷史、推動歷史的因素。事件或歷史不但被融入概念，概念也直接塑造歷史」。這些都再再表示，概念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歷史使命。

至於筆者在上一節開頭處指出的，張教授的研究尚缺對自身提出的思想（或概念）框架所進行的批判與反思，這對於任何一個思想史或概念史工作者來說都是一個非常苛刻的要求。但筆者認為張教授在《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這本書當中已經十足表現出自身所處的歷史情境，並且是自覺地、反省地在進行自己的思想史或概念史的研究工作。張教授若能在其研究工作上添加「催生經驗的概念」，相信武士道概念會因此而帶出超越其原本預期的不同意義。在此重申以上內容並非典型的書評，筆者只是試圖從和張教授不同的研究觀點，來探討武士道概念在該書中的其他解讀之可能性。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方維規。2011。〈「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一期，頁85-116。
- 。2014。〈「觀念史、概念史、關鍵字」專題導言〉，《東亞觀念史集刊》第四期，頁91-100。
- 。2014。〈概念史八論：一門顯學的理论與實踐及其爭議與影響〉，《東亞觀念史集刊》第四期，頁101-170。
- 張崑將。2004。《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11。《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16。《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廖欽彬。2016。〈武士道與近代〉，《思與言》，第五十四卷第一期，頁44-58。

二、外文書目

- 武内義雄。1939。《論語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 。1979。《武内義雄全集》，第9卷，東京：角川書店。
- 丸山真男。1961。《日本的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 。1992。《忠誠與反逆》，東京：筑摩書房。